

尼·斯·舍甫礎夫教授

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講義

(初稿)

——第九章至第十二章——

馬克思列寧學院教務處

尼·斯·舍甫磋夫教授

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講義

(第九章至第十二章)

馬克思列寧學院教務處

一九五四年

目 錄

第九章 布爾什維克黨在過渡到恢復國民經濟的和平工作時期——

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時期)

第一講

蘇維埃國家在肅清武裝干涉和結束國內戰爭以後。恢復時期的困難。黨內關於職工會問題的爭論。第十次黨代表大會。過渡到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的初步總結。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成立……

六三

第二講

列寧的合作社計劃。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與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困難作鬥爭。黨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列寧患病與逝世。爲紀念列寧而徵收黨員。第十三次黨代表大會……

八一

第三講

斯大林的著作『論列寧主義基礎』……

九八

第四講

斯大林的著作『論列寧主義基礎』(續)……

二一六

第五講

斯大林的著作『論列寧主義基礎』(續)……

二三五

第六講

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勝利的問題。『新反對派』。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方針……

五三

第十章

共產黨為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而鬥爭（一九二六年至

一九二九年時期）

第一講

社會主義工業化時期中的困難和克服這種困難的鬥爭。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黨聯盟的形成。聯盟的失敗……

二六九

第二講

斯大林的著作『再論我們黨內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成就。農業的落後……

二八三

第三講

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農業集體化的方針。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之被粉碎。對富農的進攻。布哈林——李可夫反黨集團之被粉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通過。群眾性集體農莊運動的開始……

二九七

第十一章

共產黨為實現農業集體化而鬥爭（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時期）

第一講

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間的國際環境。資本主義國家裏的經濟危機。日本強佔東三省。德國法西斯上台執政。兩個戰爭策源地……

三二三

第二講

從限制富農分子的政策進到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農業集體化的實行及其在

建設社會主義和增強軍事力量當中的意義……………三二六
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社會主義大規模全面進攻的大會。改造國民經濟所

有各個部門的方針……………三四一

第四講

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總結。社會主義的全面勝利。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布哈林分子蛻化爲政治兩面派。托洛茨基兩面派蛻化爲一夥白衛殺人兇手和間諜。基洛夫慘遭兇殺。黨所採取的加強布爾什維克的警覺性的辦法……………三五六

第十二章

共產黨爲完成社會主義社會建設而鬥爭和新憲法之施行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時期)

第一講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間的國際環境。經濟危機的暫時減弱。新經濟危機的開始。意大利強佔阿比西尼亞。德意兩國武裝干涉西班牙。日本侵入中國中部。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的開始……………三七三

第二講

蘇聯工農業的繼續高漲。幹部的意義。斯達哈諾夫運動。蘇維埃革命的力量。第八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蘇聯新憲法的制定。布哈林托洛茨基間諜、暗害者和賣國賊餘孽的被消滅。蘇聯最高蘇維埃的選舉……………三八七

第九章

布爾什維克黨在過渡到恢復國民經濟的 和平工作時期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時期)

第一講

蘇維埃國家在肅清武裝干涉和結束國內戰爭以後。恢復時期的困難。黨內關於職工會問題的爭論。第十次黨代表大會。過渡到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的初步總結。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成立

蘇維埃國家粉碎了協約國的侵犯並肅清了武裝干涉者以後，就開始過渡到和平經濟建設。由於四年帝國主義大戰以及三年反對武裝干涉的戰爭，全國國民經濟處在極困難的狀況中。一九二〇年大工業的出產量，幾乎少於戰前六倍。一九二一年全年生鐵熔鑄量，祇等於戰前百分之三。大多數工廠停工。運輸業被破壞。燃料不夠。

一九二〇年農業出產總量，祇等於戰前百分之五十左右。一九二〇年許多省遭到災荒。農民經濟處於嚴重情況。

國內極感缺乏麵包、脂油、肉類、穀鞋、衣服、火柴以及其他最必需的物品。當戰爭還在進行時，一切都服從於戰爭任務。工人和農民在各個戰場上都進行了英勇鬥爭，保衛了自己的社會主義祖國，當時他們不可能充分地注意到經濟問題。在戰爭的條件下，大家都忍耐着這種物品欠缺的情形。但是，當戰爭結束後，人們對這種物品缺乏的情況就不堪忍受了，他們要求立刻消滅這種現象。必須廢除戰時規定的戰時共產主義制度。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是受戰爭逼迫不得不採取的一種政策。這一政策的內容是農民從蘇維埃政權方面取得土地，並得到免遭地主富農壓迫的保障，工人按照餘糧收集制從農民那裏得到糧食。蘇維埃國家不得不把農民所有一切剩餘糧食都按照餘糧收集制拿來供給國防需要。不實行餘糧收集制，不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在國內戰爭中就不可能取得勝利。當戰爭還在進行的時候，農民曾甘願接受餘糧收集制，而當戰爭已告結束，地主捲土重來的威脅已成爲過去的時候，農民就開始對徵繳一切剩餘糧食的辦法，即對餘糧收集制表示不滿，而要求供給他們充分數量的商品了。

列寧當時說道：『經過了毀滅性的帝國主義大戰以後又遭受到這樣的連年國內戰爭的國家，除非全國一切力量都獻給前線，否則是不可能存在的。當然，已經陷於破產的國家即使不能任用其他手段償付，也只好從農民方面取得其剩餘糧食。爲了拯救國家、軍隊及工農政權，這樣作完全是必要的。』『在帝國主義者和資本家們以戰爭來威脅我們的條件下，我們只能這樣作，沒有其他可以選擇的辦法。』（『列寧全集』第三十二卷，俄文版，第一五二頁）

在戰爭結束以後，全部戰時共產主義制度已處在同農民利益相抵觸的地位。

在工人階級的成分中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無產階級擔負了國內戰爭的主要困難，英勇地進行了反對白衛分子和武裝干涉者的鬥爭，進行了反對經濟破壞和饑荒的鬥爭。但是，極深刻的經濟破壞對工人階級也發生了影響。由於許多工廠停工和當時還在進行生產的一些工廠往往有生產間斷的情形，所以工人不得不從事手工業。無產階級專政底階級基礎開始削弱下去，工人階級渙散起來，有一部分工人跑到鄉村，漸漸不成其為工人了，漸漸失去階級地位了。

於是就有一個問題擺在黨的面前：必須針對着新的環境來規定黨對於國內經濟生活一切問題的新方針。

列寧說道：『現在仍然有許多困難的任務擺在我們黨的面前。這些任務不僅涉及到經濟計劃，……並且涉及到我們社會中，即我們蘇維埃共和國中的各階級之間的相互關係的基礎。各個階級間的相互關係本身已經發生了變化，因此，這一問題，——我想你們大家是會同意這樣的說法的——就應當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列寧全集』第三十二卷，俄文版，第一四四頁）

列寧在闡明在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存在的條件下過渡到和平狀態去的困難時寫道：『我們是從階級鬥爭的觀點來觀察這一系列的現象的，而且我們從來都清醒地瞭解到無產階級對小資產階級的態度是一個困難的問題。爲了無產階級政權的勝利，就必須採取各種複雜的手段，或者更正確些說，就是採取一整套複雜的過渡的手段。』『在國內戰爭的情況下，我們不得不採用戰時的辦法。但是，假如由此我們就得出結論說：只有這樣的辦法和關係才是可能採取的，那就是最大

的錯誤了。」『這一任務要求一整套辦法，我們絕不能不正視這些困難，並且絕不能忘記無產階級是一回事。而小生產是另外一回事。』（同上書，第一六五頁——一六六頁）

於是黨就着手規定對於經濟建設問題的新方針。階級敵人企圖利用困難的經濟狀況，企圖利用農民的不滿情緒。在某些地區發生了由白衛分子和社會革命黨人組織的富農叛亂。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白衛分子及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反革命活動加緊了。

現在的反革命活動，具有某種不同的性質。如果說，從前反革命者以『打倒蘇維埃』的口號直接反對蘇維埃政權的話，那麼，現在由於蘇維埃在廣大群眾中的威信日益鞏固，反革命分子就提出了『贊成蘇維埃，但是不要共產黨人參加的蘇維埃』的新口號，企圖利用這種手段來推翻蘇維埃政權。

在喀琅施塔得的反革命叛變中，反革命分子就採用了這樣的策略。同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以及外國代表有勾結的白衛分子，於一九二一年三月發動了喀琅施塔得的叛變。協約國帝國主義者的走狗企圖侵佔喀琅施塔得這個通向彼得格勒的要塞。協約國帝國主義者爲了發動叛變制定了各式各樣的計劃。差不多在暴動前的一個月，外國的報章就恬不知恥地把這次叛變當做已成的事實來大吹大擂了。反革命企圖利用小資產階級群眾中的不滿情緒，以便在『不要共產黨人參加的蘇維埃』的口號下推翻蘇維埃政權。由於蘇維埃政權採取了迅速而堅決的行動，喀琅施塔得的叛亂在幾天之內就平定了。紅軍戰士在用猛攻佔領喀琅施塔得要塞時表現了史無前例的英勇氣概和堅決精神。伏羅希洛夫同志領導了這次戰役。

喀琅施塔得的叛亂是，個必須實行新的經濟措施來改善國內經濟狀況的嚴重警號。

列寧在闡明喀琅施塔得的事變時寫道：『無疑間，這次暴動，它很快地就向我們揭露了這些早已聞名的人物，白匪將軍們，即使不在最近幾小時內，也要在最近的幾天內一定被消滅。關於這一點，是不能懷疑的。可是，我們必須充分地估計到這一事變在政治上、經濟上的教訓。』

『十分明顯，這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國外白衛分子幹出來的勾當，但這一事變的發展的根源，却是小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性，却是小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的自發勢力。』無疑間地，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性是要比鄧尼金、尤登尼奇和高爾察克的總和更加危險的，因為我們是處在無產階級佔少數，農民所有制顯示出破產狀況的國家中。』（『列寧全集』第三十二卷，俄文版，第五九頁）

國內戰爭結束後，爲要過渡到和平建設，就必須要求解決糧食問題和經濟問題。列寧指出，在戰時，從農戶那裏取得剩餘糧食是由於戰爭情況迫使我們必須採取的辦法。但是，當農民經濟處在和平的條件下，這種辦法就完全不適合了。在農民佔優勢的國家裏，應當改變方法在經濟上保障農民，儘量設法來改善農民的經濟狀況。列寧說道：『當我們還不能把農民改造過來，當大機器還沒有能把農民改造過來時，我們必須保證農民有自由經營的可能。』（同上書，第一六五頁）

黨中央委員會認爲，在戰爭已經結束並過渡到和平經濟建設以後，已經再沒有根據把戰爭和封鎖環境所造成的硬性戰時共產主義制度保持下去了，餘糧收集制已經沒有繼續實行的必要，而應當代之以糧食稅，使農民有可能隨意去利用他們自己所出產的大部分剩餘糧食了。黨中央認識到，實行這種辦法，便能振興農業，擴大工業，發展所必需的穀物和技術作物生產，中央看到，實行這種辦法，便能活躍全國商品流轉，改善城市供給，並爲工農聯盟創造新的經濟基礎。

恢復工業是戰後時期的首要任務。爲要完成這一任務，就必須吸收工人階級及其職工會來參加這一事業。必須向工人們解釋並用說服方法使工人明確認識經濟破壞是一種同武裝干涉和封鎖一樣可怕的人民公敵。如果黨和職工會對待工人階級不是採取先前在前線上所採用的軍事命令手段，而是經過說服，採用說服方法，那麼黨和職工會毫無疑義是能作到這點的。

然而並非所有的黨員都像中央這樣想法。當時在黨內有不少的人是從前的孟什維克，從前的社會革命黨人，從前的崩得分子以及俄國邊區的各種各樣的准民族主義者。這些人既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因而也就不知道經濟發展規律，他們沒有受過列寧主義的黨性鍛鍊，因此他們表現了搖擺不定，形成了各種反對派的小團體。當時這些反對派的小團體就是托洛茨基分子，「工人反對派」，「左派共產主義者」，「民主集中派」等等。這些人由於不懂得過渡到和平建設的任務而處在了思想混亂和動搖不定的狀態中。其中有的認爲不必滅弱硬性的戰時共產主義制度，反而要「把螺絲釘扭緊一下」。另一部分人認爲黨和國家應當把恢復國民經濟的事情丟開不管，應當把這件事情完全交給職工會去作。在黨內這些思想混亂的分子中間，有一批人就極力強迫黨進行爭論。於是一九二〇年末，黨被迫進行了爭論，爭論是從職工會作用的問題開始的，雖然當時職工會問題並不是黨政策中的主要問題。

開始發難挑起爭論，反對列寧，反對中央列寧多數的是列寧主義的敵人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第五次全俄職工會代表會議的共產黨員會議上發言時，竟提出「把螺絲釘扭緊一下」和「把職工會振刷一下」這一些可疑的口號。

托洛茨基提出了立刻把「職工會國家化」的要求。他反對向工人群眾採取說服的方法。他主

張把軍事方法搬到職工會裏來。他反對在職工會裏擴大民主、反對職工會機關的選舉制。托洛茨基分子反對在工會組織活動中唯一可能運用的說服方法，而主張採取赤裸裸的強制方法，採取赤裸裸的命令手段。凡是由托洛茨基分子佔據職工會工作的領導地位的地方，他們就實行強迫命令的政策。例如，在運輸工人總工會裏，建立了罰款制度和各種不同的紀律處罰直至逮捕。托洛茨基分子利用他們的政策來挑撥非黨工人群眾反對黨，來實行分裂工人階級。跟在托洛茨基後面的還有其他的反黨集團：『工人反對派』、『民主集中派』、『左派共產主義者』。

『工人反對派』把職工會來與蘇維埃國家和共產黨對立起來。他們認為工人階級的最高組織形式不是黨而是職工會。他們提出了要把全部國民經濟管理事業交給『全俄生產者代表大會』去作的口號。他們想取消黨的作用，他們否認無產階級專政的意義。實際上，他們是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反黨集團。

『民主集中派』（民集派）集團要求各派別組織和團體能完全自由活動，民集派也和托洛茨基分子一樣，力圖破壞黨在蘇維埃和職工會中的領導作用。

布哈林組織了『緩衝』集團，幫助了托洛茨基反對列寧、反對黨的鬥爭。這個集團維護和掩護了最兇惡的派別組織者托洛茨基分子。並在不久以後，這個集團就和托洛茨基分子公開聯合起來反對列寧了。

列寧和列寧主義者用主要的火力去打擊托洛茨基分子，因為托洛茨基分子是各反黨集團中的主力。列寧和列寧主義者揭露了托洛茨基分子把職工會與軍事組織混為一談的罪狀，並向他們指出，決不可把軍事組織方法搬到職工會中來。

在反對反對派的鬥爭中，斯大林是列寧的忠實可靠的助手。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列寧在發言反對托洛茨基分子時說道：『職工會不僅是歷史上所必需的，並且是歷史上產業無產階級必不可免的組織，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職工會幾乎包括無產階級中的每一個人。』（『列寧全集』第三十二卷，俄文版，第一頁）

列寧在指出職工會和黨的關係時寫道：『職工會按其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的地位來說，如果可以這樣來形容的話，是處在黨和國家政權之間的。』（同前書，第二頁）

列寧在闡明職工會的作用時，關於職工會作用的特點曾這樣寫道：『職工會一方面把產業工人一無例外地都包括在組織的隊伍裏，另一方面它也是一個當權的，佔統治地位的，執政的階級，即實現專政的階級，實現國家強制手段的階級的組織。但是，職工會並不是國家的組織，不是強制的組織，而是教育的組織，是吸收工人並對其進行訓練的組織，這是一個學校，是學習管理的學校，是學習主持經濟的學校，是學習共產主義的學校。』（同前書，第二頁）

列寧指出，職工會是黨與廣大勞動人民群眾取得聯繫的機關，無產階級的政黨通過職工會來吸收廣大勞動群眾參加社會主義建設，職工會是國家政權力量的貯藏所，黨從這裏獲得國家管理的幹部，職工會是黨聯繫群眾的引帶。列寧說道：『如果沒有先鋒隊聯繫先進階級群眾的引帶，沒有先鋒隊聯繫勞動群眾的引帶，就不可能實現專政。』『只有這個先鋒隊把本階級中的一切革命精力都吸收到自身中來，才能實現專政，這樣，就好像形成了一系列的齒輪做爲無產階級專政本身的基礎的機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實質，就是這樣的。』（同上書，第三頁）

列寧指出，職工會應當把自己的切工作都建立在說服方法的基礎上。只有在這種條件下，

職工會才能發動所有工人來克服經濟破壞現象，才能善於吸引工人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

黨內關於職工會問題的爭論拖延了四個多月，在與反對派集團鬥爭中，各地黨組織都團結到了列寧的周圍。給了一切反對派以堅決的打擊。在第十次黨代表大會上，一切反對派集團都遭到了徹底的失敗。

第十次黨代表大會

一九二一年三月八日，第十次黨代表大會開幕了。代表大會作了關於職工會問題爭論的總結，並以絕大多數表決通過了列寧所提出的政綱。代表大會聽取並討論了關於黨中央政治活動的總結報告，監察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以及關於黨在民族問題上的當前任務，關於以實物稅代替餘糧收集制，關於黨的統一和無政府工團主義傾向等報告。

列寧在宣佈代表大會開幕時指出：爭論是一種不容許的奢侈品；對於被最強大的敵人即勾結着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敵人包圍的黨來說，對於担负着空前未有的重担的黨來說，爭論是一種不容許的，是一種危險的東西，然而黨在自身中已經獲得了正確解決一切問題的足夠力量，因此它也就粉碎了敵人一心想分裂共產黨的企圖。

列寧在其關於中央政治活動的總結報告中指出，必須恢復被戰爭所破壞了的國民經濟，必須從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過渡到能够保證鞏固工農聯盟的新經濟政策。

列寧在其關於用實物稅代替餘糧收集制的報告中，詳盡地闡明了這個問題。列寧說道：『毫無疑問，在小農生產者佔居民絕大多數的國家中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必須要採取一系列特別的過』

渡辦法，這種辦法是那些工業業僱傭工人佔絕大多數的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所完全行不通的。」

（『列寧全集』第三十二卷，俄文版，第一九一頁）

在農民佔多數，而農業的技術水平又非常低的俄國，必須要保證『實行專政的或掌握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與大多數農民達成協議。這種協議是一個非常廣泛的概念，它包括着一系列的辦法和轉變過程』。（同上書，第一九二頁）

列寧寫道：『基本情況，是這樣的，就是我們必須在經濟上滿足中農的要求，允許其有商品流轉的自由，在國際革命延緩的情況下，如果不這樣做，俄國無產階級的政權在經濟上就保持不住。』（『列寧全集』第三十二卷，俄文版，第二〇二頁）

第十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從餘糧收集制過渡到糧食稅，過渡到施行新經濟政策的極重要的決議。從戰時共產主義到新經濟政策這一轉變表明了列寧——斯大林黨的全部英明和遠見。在代表大會的決議上載明了用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實物糧食稅額要比餘糧收集額低些，糧食稅額必須在春種以前公佈，繳稅期限是明確規定了的。所有超過稅額的剩餘糧食，完全留給農民自己支配，農民可以自由出賣這種剩餘糧食。

列寧指出，貿易自由，在開始的時候，會使國內資本主義成分有某種活躍。還得允許私人貿易。但這並用不着害怕。列寧認為少許的商品流轉自由能造成農民努力經營的興趣，提高他們的勞動生產率。使農業迅速高漲起來，在這個基礎上，國家工業將會恢復起來，而私人資本則將被排擠出去，積蓄了力量和資財以後，就可以建立强有力的工業——社會主義底經濟基礎，然後就轉為堅決進攻，以便消滅國內資本主義殘餘。

列寧在其報告的結尾中說道：『執政黨的代表大會基本上用糧食稅代替了餘糧收集制，並因此給予小農以許多與舊劑去來擴展經濟，來增大播種面積……代表大會走上了這條道路，同時糾正了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關係的方式，並表示確信：以這種辦法必定能達到無產階級與農民之間的鞏固的關係。』（『列寧全集』第三十二卷，俄文版，第二〇五頁）

向新經濟政策過渡是非常重要的策略上的措施，這一措施保證黨能集聚力量，以便在將來展開對國內資本主義的決定性的進攻。

戰時共產主義是用衝擊手段，用正面進攻手段攻破城鄉資本主義成分的嘗試。在實行這個進攻時，黨向前面跑得太遠，有脫離自己根據地的危險。列寧主張現在稍許後退一點，暫時退到更接近於自己後方的地方去，由衝擊手段轉到較為長期的包圍敵人堡壘的方法，以便積蓄起力量後，再去開始進攻。

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黨允許進行私人貿易，但同時也竭力鞏固蘇維埃商業、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把所有一切資本家從商品流轉中排擠出去。

托洛茨基和其他的反對派分子認為新經濟政策只是一種退却。這樣的解釋是對他們有利的。因為他們的路線是要恢復資本主義。這是對新經濟政策所作的一種極其有害的反列寧主義的解釋。其實，在新經濟政策施行一年以後，列寧就在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上聲言退却已經終結，並提出了準備向私人經濟的資本實行進攻的口號。

代表大會開幕前在黨內所發生的關於職工會問題的爭論，表明了黨內還存在着各式各樣的堅定分子，他們已聯合成了各種小集團來反對列寧斯大林的黨。

第十次代表大會認為派別組織的存在對於布爾什維克黨和無產階級專政具有莫大的危險，所以特別注意到黨內統一的問題。列寧作了關於這個問題的報告。大會斥責了一切反對派集團，並指出它們事實上是幫助無產階級革命底階級敵人的。代表大會責成立刻解散一切派別組織，委託各級黨組織嚴格地注意禁止任何派別活動。並指出，凡不執行代表大會決議的人，都應當立刻毫無條件地開除出黨。由列寧提出並由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關於黨內統一』的決議，嚴格禁止任何派別組織的活動。在這個決議中，代表大會號召全體黨員注意，由於第十次代表大會所處時期有許多情況加強了國內小資產階級居民中的動搖，所以黨隊伍底統一和團結，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意志統一，是特別必要的。在決議中指出，黨的宣傳工作中一定要說明派別組織活動的害處和危險。

第十次代表大會也通過了由列寧所提出的『論我們黨內工團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決議。第十次代表大會在這個決議上指斥了所謂『工人反對派』。代表大會認為宣傳無政府工團主義傾向的思想根本不是一個共產黨黨員所能容有的事情，並號召全黨同這種傾向作堅決鬥爭。

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作了『關於黨在民族問題上的當前任務』的報告。代表大會一致通過了斯大林的提綱和斯大林所提出的決議來作為大會決議的基礎。

在提綱中指出，俄國蘇維埃制度的建立和各民族國家分立權的宣佈，改變了俄國各民族勞動群衆間的關係，消滅了舊有的民族仇視，剷除了民族壓迫的基地，取得了俄國以及歐亞兩洲各兄弟民族對俄國工人的信任，把這種信任變成了一種熱情，變成了爲共同事業而奮鬥的決心。斯大林在其報告中說道：『很明顯，能够解決民族問題的唯一制度，即能够創造條件，保證各民